

美国少女日记·亲爱的祖国

通向新大陆的旅途



瑞曼伯·裴欣丝·威普尔的日记

〔美〕凯瑟琳·拉斯基 著 萧莎 译

五月花号 1620年

北方文艺出版社

双语读物

7712.64

美国少女日记 · 亲爱的祖国

通向新大陆的旅途

瑞曼伯·裴欣丝·威普尔的日记

〔美〕凯瑟琳·拉斯基 著 萧莎 译

五月花号 1620 年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98-0032

© 1996 by Kathryn Lasky

© 1999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属北方文艺出版社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责任编辑：梁春芳 李相玲
封面设计：安璐 张雷
责任印制：刘玉龙

通向新大陆的旅途

Tongxiang Xindalu de Lutu

〔美〕凯瑟琳·拉斯基 著

萧莎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105号楼）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092 1/32 印张 11.375 字数 175千字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 000

ISBN 7-5317-1087-0/1·1062 定价：18.60元



五月花号

1620 年

1620 年 10 月 1 日 晨 五月花号

已航行 1150 英里

“梅姆”，他们这么叫我，这是“瑞曼伯”的简称。我的全名叫瑞曼伯·裴欣丝·威普尔^①。裴欣丝本来是我的名字，可是妈妈，也就是我的母亲认为这并不对，因为我很没耐心，而且常常大喊大叫。其实，他们是为了纪念刚去世的姨妈，才把裴欣丝三个字塞到我的名和姓之间的。对某些人来说，这是个好名字，可对我来说，它还是做中间名更合适些。妈妈说我已经比以前耐心多了，虽然我还得好好努力。今年我十

^① 瑞曼伯·裴欣丝(Remember Patience):意为“记得、耐心”。



二岁，可能到我完全长大的时候，比方说长到十五岁时，我就有耐心了。

我们正前往新大陆。五月花号正缓慢地把我们送向那儿。这条船长90英尺，宽25英尺。它很结实，不过走得很慢很吃力，就这么吱吱嘎嘎地在灰色无垠的大西洋上一点一点挪动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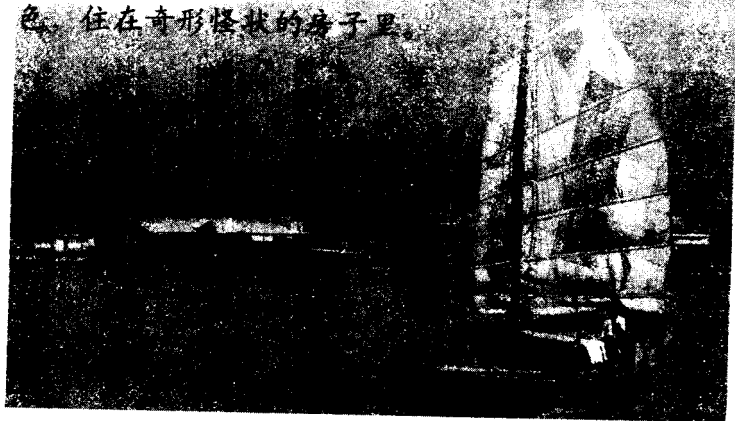
我们是为了信仰才踏上这次旅途的。你知道，我们不是教皇的臣民，也不完全是国王的臣民，而是上帝的臣民。我们是接受圣戒的圣徒——简称“圣徒”。我们所有曾在荷兰生活的英国人都是。如果去了新大陆，老詹姆斯国王就再也管不着我们了，而那些古怪的教堂仪式就再也与我们无关了，那么我们也就可以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做礼拜了。你知道，我们相信教义在我们心里，而不是在教堂那样的房子里、给我们引导的是我们的心。

不过，我的胃现在闹意见了，几天来它一直这么折腾我。而船长琼斯先生却说这还仅仅是一般的大风，真正的海上风暴还没来呢。噢，糟糕，我要吐了。我不想吐！我不想吐！可我满脑子只有一个词——呕吐。我得停笔了，亲爱的日记。“亲爱的日记”？听起来真傻！我得给你取个好名字。可是我必须放下笔了，要不我会吐得你全身都是……



1620年10月2日 五月花号

猛烈的大风狂吹着，不能上驾驶台向琼斯船长打听走了多远，太危险了！很难想象新大陆会是什么样子。我习惯了城镇，习惯了城里拥挤的房屋和弯弯曲曲的街道，还有奔忙着做买卖的人。我们中的人说荷兰语或英语，假如他是我们当中的。可是新大陆全没有这些。没有房子，没有街道，只有浑身插满羽毛的男人、浑身插满羽毛的女人和满身插满羽毛的小宝宝。我猜他们一定像人家说的那样，脸上涂着各种颜色，住在奇形怪状的风房子里。





1620年10月2日 下午 五月花号

他们说我们正驶向哈德逊河附近的弗吉尼亚北部。那块土地是英格兰的詹姆斯国王恩准特许的殖民地。商人们为此成立了种植园公司，我们就在殖民地的种植园种东西，收获的产品再运回英国去卖。

太难受，写不下去了。

我讨厌约翰·比林顿！

1620年10月3日 五月花号

风暴还在继续。

上帝，请原谅我对约翰·比林顿的反感。尽管我受不了他，我还是请您赐福给他。他弟弟弗兰西斯可能更坏呢。

妈妈和很多人一样在拉肚子，准是由我们喝的水



或吃的东西造成的。爸爸把妈妈的衬裙拿到甲板上，回来时浑身湿透了，而衬裙却变得很干净，上面有海水洗过的痕迹。求求你，亲爱的主，我可不想拉肚子，而这并不是因为我的虚荣心才这样想……是为了我的衬裙。我现在只穿了两条衬裙，比平时少穿一条，因为我的妹妹布莱星也在拉肚子，我们得给她垫三层尿布。我宁可呕吐也不愿拉肚子！多可恶的选择！不是身体的这一头，就是身体的那一头！噢，天哪！只是想一想，我的内脏就发抖。我要吐了……

又 及：

比林顿先生和比林顿太太正打得不可开交。比林顿太太的尖叫声简直赛过外面的风声，比林顿先生的咒骂声也毫不示弱。我还没弄清楚他们究竟为什么打起来。不过，反正即使知道了，我打了结的肠子也不会好受的。





1620年10月4日 五月花号

已航行1300英里

福勒执事的佣人威尔·布顿是个聪明的小伙子。所有的小孩儿都有厉害的一招，他们放声嚎啕大哭时就像暴风雨来临。可威尔取出一支笔，在他的手指上画上一张张脸，接着在拇指和手的连结处也画上，然后给每张脸取一个名字，他就开始摆动手指讲故事了。不一会儿，小家伙儿们就不哭了。我的朋友哈米和我都觉得他挺可爱的，威尔还给我讲解了船长是怎么利用十字标杆观察太阳的方位来测定纬度的。他还答应等风暴一停，我们可以到上甲板上去的时候，他将给哈米和我演示一种测“五月花”速度的巧办法。





1620年10月5日 五月花号

风更大了。我们只好收起帆，随风漂流。我依旧感觉糟透了。

他们把五月花号船称做一条“香船”，因为她曾经参加过葡萄牙的葡萄酒贸易，而且在这次航行之前，像鱼、沥青、松节油这些气味重的货物从没运多久。不过她现在并不那么香了。大家晕船，又挤在一起，睡在甲板下，没有厕所，只有便桶。五月花号简直臭死了。想想刚上船的时候我多么激动啊！我觉得她温馨极了，每个角落又暖和又舒服。可是我们人太多了，一个紧挨一个挤在一起，一天24小时都这样。到处都是难闻的味道以及男人的鼾声和小宝宝的哭叫声。如果你想体面地换一条衬裙，你还得爬进桶里。男人们没有女人讲究，常常当众就把衬衫脱下来，露出他们的肚皮和背脊。我尽量扭过头不看，但有时这是做不到的。我发现一些男人背上长着毛！多奇怪！

我多希望他们能让我到上甲板上呼吸一下空气！



我已经好几天没见到一丝阳光了。但是，上甲板上面巨浪滔天，还拼命地颠簸摇晃，小孩子不准上去。而且，即使我们不掉到海里，也会有水手把我们扔下去的。水手们不喜欢我们圣徒，还拿我们的晕船现象开玩笑，他们称我们为“呕吐袋”。他们和比林顿家的男孩子一样粗鲁。哦，对了，我敢肯定，弗兰西斯·比林顿偷了我的一块饼干。

1620年10月7日 五月花号

已航行1420英里

吐喷涌呕

哈米·索亚正和我列一个单子，把所有描述内脏愤怒地扭动的词写下来，这让我感觉好受了一些。说起单词，我该替你想个名字。亲爱的什么呢？可我又难受起来了，只能打住。





1620年10月9日 五月花号

狂风把我们吹回去20英里！我们现在实际上还在昨天的位置！真让我丧气！这风简直就像在我们脸上打了一拳。爸爸说风照直吹的时候船不能顶风走。太痛苦了！



1620年10月10日 五月花号

已航行1560英里

现在写字的时候我的手都在颤抖，最可怕的事发生了：他们所说的“狂浪”已经在暴风雨中的海上生成。我感觉我们可怜的小船一直在飞，然后突然“咔”的一声。是的，船的主梁真的断了。它塌了。现在我们顶上的甲板就好像一个筛子，雨漏下来，我们全湿透了。所有的男人集中在一起，表情严肃。然后是我



爸爸解决了问题（可能解决了吧）。他想起在荷兰买的巨大的铁镙丝钉——是我们原来打算带到新大陆用来建造村子的。

如果这个螺丝钉不顶用的话，我们的船就会翻，然后沉没。我试着想像淹死在这咆哮的海里的情景。如果真到了那一步，如果船真往下沉，我就希望先淹死，再让鲨鱼吃掉。鲨鱼紧跟在船后面是一种不祥之兆。有一天我见到过几条，那是海还比较平静的时候，我觉得恶心，正趴在船沿上吐。它们一定是嗅到了我的气味。它们是冲着我来的！不，我千万不能有这些不祥的念头。我必须信任上帝，信任人。这些人包括我爸爸、木匠、船长、布雷福德先生和布鲁斯特长老，他们会想出法子的。我们都祈祷能修好断梁，把它吊到船外，然后下面撑一根柱子固定它。





1620年10月12日 五月花号

已航行1790英里

我们竟然成功了！上帝的旨意降临到我们的
小船，主梁修好并已吊起来了。上帝保佑了我们。昨天
晚上，我们聚集在一起向上帝祷告谢恩。没多久，风
小了，帆具索具在近两个星期以来头一回闲置下来。
我们可以畅快地思考，畅快地祷告，畅快地互相倾听
心声了。哈米和我聊了一整夜。

我和哈米打算认真操办挪到小舟里睡觉的事。小
舟是以后到达新大陆的时候用来探查海岸的一只小
船。它长20英尺，吃水浅，甲板间还装了货物。可
我们只需要属于自己的一点点地方，而且搬到那儿，
环境也会有所改变。我实在讨厌成天盯着我铺位那儿
的钩子和木板，讨厌成天得听比林顿先生、太太的鼾
声，我受够了比林顿先生那毛绒绒的背。当然可以想
像，小舟那边的气味不见得会比这边好，但那儿至少
会有所不同！威尔·布顿说，最好的地方是他常去的



甲板上的长艇。但是恐怕妈妈不会让我在晚上去那儿。你知道，夜里的空气很潮、妈妈最怕夜晚的空气了，尤其是吹南风的夜晚。

1620年10月13日 五月花号

已航行1805英里

昨天晚上，妈妈能够在炭火盆上做饭了，几天来这可是头一回。我们吃了一顿香喷喷的晚饭。昨天是肉食日，所以我们可以吃肉。我们就着芥末和醋吃了腌牛肉，吃了豌豆，还有饼干。布莱星吃她最喜欢的热燕麦粥。我希望再来一盆布丁，或者甜牛奶面糊就更好了，就是妈妈做的那种，里面放了很多肉桂，浓浓的，舀起来面糊沿着勺子慢慢滴下来，热乎乎的，香极了。但是要吃到这个，我们还得等好久好久。

不管怎么说，今天天气很好，原本灰蒙蒙的天空被冲洗干净，只在我们头顶留下这个巨大的“蓝碗”。空气很清新，微风缓缓地从东北方吹来。猴子们（他们这么叫那些爬桅杆的水手）爬上船桅上的绳索，抖



开全部风帆。现在五月花号看上去就像一只长着许多翅膀的大鸟，前横帆和主横帆在风中飞翔，中桅帆映衬着天空，鼓足了风。

我们可以上甲板了，而且我再也没感到恶心，更别说想吐了。现在，我们认认真真地想着新大陆——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航线已经确定，我觉得我也开始认认真真对待我的日记了。我已给你想好了名字，不过，在告诉你之前，你首先必须了解你的历史——你是怎么来的。我明天就把它写下来，而现在我要好好享受一下这清新的微风。



1620年10月14日 五月花号

已航行1825英里

我答应过要给你讲的，以下就是你的故事，从荷兰开始。

我们在荷兰的时候，因为脱离了詹姆斯国王的统治，很安全。我们的主管长老威廉·布鲁斯特先生，就从两三年前开始印刷一些教会宣传小册子，公然严厉



批评詹姆斯国王和主教们。这些书得偷偷地印，因为它们一旦被发现，那可就危险了，很少人知道这事，可我爸爸妈妈是其中两位知道此事的人。

知道吗，有一次印刷机出了毛病，一个什么部件坏了，他们请爸爸去修，因为我爸爸一向是木工、机器修理方面的行家。后来，他们给了爸爸一摞白纸，也许是算做付给爸爸的工钱吧，我也不敢肯定，然而妈妈把纸整整齐齐地切好，缝在一起，还用罗仁格拉什街的补鞋匠给的几块碎皮子做了个封面，并且用锥子在上面刻上了我的名字，刻得非常精致，非常漂亮。

这些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此刻，坐在这晃动的阴影里，坐在这臭气熏天的船上，我真不敢相信世上有过那么一条罗仁格拉什街，有过那么一个叫荷兰的地方。威尔和哈米不太相信在运河上溜冰这种事。我解释说，当然，如果你到了桥下就一定要当心，因为那儿的冰最薄，特别是桥桩附近的地方。

我说到荷兰就越扯越远了，不过我还得把你的故事讲完。妈妈一直等到我们完全离开英国，真正踏上前往新大陆的旅程，才把这个本子给我。我想她一定是害怕詹姆斯国王或他手下的人追查那些纸张下落而追到我家，把我们投进监狱，再剁成碎片。因为我听说国王发过誓，要报复所有与那些书有关联的人。